

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

高建国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鲜卑族裔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连。正是在辽朝的军事高压之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并依托中原王朝的支持,继续抗辽守边。折氏与辽的多次军事冲突,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党项部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总体看,府州并不在宋辽冲突的主战场上,而自澶渊之盟后,折氏与辽王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再没有大动干戈。

[关键词]府州;折氏;韩德威;辽宋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4)05-0068-04

作为余(折)太君历史故事背后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将门世家,麟府地区的折氏家族自五代崛起后,牢牢掌控了府州(今陕西省府谷县)一地的军政大权,并且在入宋以后,成为宋代惟一可以世袭的武知州家族。折氏本为鲜卑族,在隋唐以来的民族融合与发展中,历经了党项化和汉化的独特发展。这支强劲的武装力量从8世纪末占据府州后,依靠夹处中原与辽和夏州暨西夏交界地带的独特地理优势,在短短的50年间升格为一支藩镇武装——永安军节度。折氏在政治上崛起时,也正是辽朝迅速崛起、建立、南征西讨的时期,永安军节度使地邻辽朝振武军,而折氏所辖的党项各部,也正是辽朝争夺的对象。关于折氏与辽的关系学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述。笔者不敏,愿就此问题求教于方家。

一、辽的征服与折氏崛起

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北方契丹族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在契丹族崛起

之前,麟府地区只设立了麟州治所(今陕西省神木县),府谷还仅是一个镇治,同属振武军(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1](卷4《关内道四》P.107)。据《辽夏关系史》,耶律阿保机的叔父述鲁早在公元900年前就曾加兵于振武、云中一带的党项、吐浑部族^[2](P.36)。而天复元年(901)阿保机取得迭刺部夷离菑之位后,与麟府仅一河之隔的代北、云中、振武地区越来越成为契丹族垂涎的对象。

天复二年(902),阿保机亲征代北,徙其民众于东北建立龙化州。天佑二年(905),阿保机再次率数万军队进攻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代北之地是沙陀贵族、后来成为晋王的李克用崛起的地盘。李克用与阿保机约为兄弟,互赠礼物,相约共同对付朱温。因为晋王李克用的介入,府州折氏暂时还感受不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但是契丹的崛起,却让李克用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因为,阿保机在与李克用盟誓之后不久,又与李克用的劲敌朱温也建立了盟约。908年,李克用病倒,临终以一箭付于其子李存勖,誓言消灭契丹。李存勖初领河东军羽翼未丰,暂不与契丹为敌。此外,李克用父子南下

[收稿日期]2014-02-10

[作者简介]高建国,男,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逐鹿中原,云中、代北之地的众多党项部族开始游离于河东的管控。河东李存勖的腹背面临着内忧外患,此即是折氏所在的府谷,能在910年由镇设县、而迅即于911年升为州治的深层历史原因。随着府州的设立,折氏由镇将而为刺史、州将,其在历史舞台上地位迅速提高。

在府州设置之后的第五年(916),阿保机正式称帝建国,契丹贵族开始大规模的东征西讨拓展疆域。据《辽夏关系史》统计,从916年至941年,在25年的时间里,契丹贵族针对云中、天德、振武以及河套地区党项、吐浑诸部的军事打击陆续有13次之多,平均两年就会有一次军事征讨^[2](P.62)。期间振武军(后唐称天德军)早在916年辽太祖亲征中就已经被攻破,并且在920年时再次遭到攻击^[3](卷41《地理志五》P.514)。同时契丹贵族还将西南面招讨司设在了天德军所在的丰州。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府州北部紧邻黄河南岸的台地如胜州等地也在此时间段内为契丹所属。

府州紧邻胜州,为什么契丹在攻取胜州后没有进攻麟、府州?其实,麟府北依鄂尔多斯高原,纵横的沟壑阻挡了来自草原骑兵的铁蹄。从胜州至麟府,距离虽近而道路崎岖,多山峡小道,对以骑兵为主的契丹军极为不利。所以,靠了地利的原因,在契丹族对西部党项进行一系列军事征服时,府州折氏能够轻松自保。

《册府元龟》有条错记的史料,“(长兴)二年二月,符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降之,见进兵趋朔州’。”^[4](卷435《将帅部》96《献捷第二》P.4918)其实折从阮主动攻击契丹管控的胜州和朔州地区,是在后晋开运二年、辽会同八年(945)。对此,《旧五代史》和《辽史》有明确的记载:“(二年)二月戊子,安审琦、梁汉璋领兵北征。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降之,见进兵趋朔州。”^[5](卷83《晋书》9《少帝纪第三》P.1101)“二月,围魏。晋将杜重威率兵来救。戊子,晋将折从阮陷胜州。”^[3](卷4《太宗纪下》P.55)自保多年的折氏,最终被中原王朝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推到契丹的兵锋之下。《旧五代史·折从阮传》载:“晋高祖起义,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赂以云中、河西之地,从阮由是以郡北属。”^[5](卷125《周书》16《折从阮传》P.1647)诸史所记石敬瑭贿赂契丹的只有燕云十六州,将河西之地也算在内的只有《旧五代史》此处的记载,《新五代史·折从阮传》也没有。笔者认为,《旧五代史》出现这样的记

述,乃是因河西府州自唐末以来与代北云、朔等州相邻,并且因为辖内多有党项部族,河东、河西诸部之间屡有交往。故河西府州虽不在十六州之列,契丹却想乘势将府州纳入囊中。当契丹开始接管燕云十六州时,折从阮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将至。丰、胜二州早已为契丹占据,云州、朔等州被契丹接收后,府州就直接暴露在契丹的兵锋之下。契丹贵族在军事打击之后,往往伴有强迫性的民族迁移。折从阮正是利用了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土人不愿离开府州之地的心理,乘“人心大扰”之际,“保险自守”,率众抵御契丹的移民。而由于前述地理因素,契丹也没有向府州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于是,折从阮的自守行为,得以成功。蔽处河西的府州,仍然在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5](卷125《周书》16《折从阮传》P.1647)。

折从阮据守府州、力抗契丹的具体行动史无详载,但他的这种行为在讲究忠义准则的中原王朝眼中,无疑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折氏从抗拒契丹的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晋少帝石重贵即位(942)与契丹绝好,双方立即兵戎相见。开运元年(944)八月辛丑,石重贵“命十五将以御契丹”,同时遣人诏谕折从阮,先以其为“安北都护、充振武节度使”^[5](卷83《晋书》9《少帝纪第三》PP.1094-10905)。其实振武军治所早在916年时已经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破,而作为其辖境之一部分的胜州,也早已被辽军占据^[3](卷41《地理志五》P.514)。石重贵给予折从阮的无疑是一个空名头衔,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折从阮“出师”,从西路配合。

开运二年(945)二月,后晋派安审琦、梁汉璋领兵北征。“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降之。见进兵趋朔州”^[5](卷83《晋书》9《少帝纪第三》P.1101)。折从阮严格执行了后晋石重贵的政策,并且出兵攻击契丹军。在这次北伐中,折从阮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因为此后不久他正式获得了永安军节度使的职衔。

947年,契丹灭晋,刘知远自立,是为后汉高祖。折从阮自度不能自保,唯有率众归附,并更名为从阮——折从阮原名折从远。刘知远正需要折从阮这样的抗辽力量,对于折从阮的归附,他极为欢迎。刘知远不顾府州地僻人少的实际,将府州升为军镇,赐名永安军^[5](卷125《周书》16《折从阮传》P.1647)。从“析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以隶”的记载来看,永安军所辖范围,仍然是折宗本时期的缘河五镇。因为胜州仍然掌握在契丹手中。所谓“析振武之胜

州并沿河五镇”，并非是“析”，而是在振武军北部已经被契丹占领的事实上，将原属振武军一部分的缘河五镇之地，升格为与振武军同等的一个军镇。

刘知远在升府州为永安军的同时，又授从阮光禄大夫、检校太尉、永安军节度、府胜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赐功臣名号。至此，府州折氏获得了唐末五代时期地方军镇的最高职位，折从阮开始以藩镇节度使的身份，进入中原王朝的政治圈层，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府州折氏地位迅速提高，其实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矛盾斗争激烈化的结果。

二、折氏附宋抗辽

随着辽太宗的去世，勃兴的辽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内讧，辽东丹王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与燕王赵延寿以及述律太后等契丹贵族先后发生军事冲突，耶律阮虽然取胜即位为辽世宗，但在五年后却为部下耶律察割弑杀。后来，太宗之子耶律述律即位，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在位19年，他并没有像先辈那样举国南征，而是采取“联合北汉、江南以抗衡中原的战略，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6](P.76)。从辽穆宗开始，辽王朝在政治上走向稳定。

中原方面，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宋太祖在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避免了过早地与辽发生战争。终宋太祖之世，宋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宋辽之间的这种和平，持续到宋太宗消灭北汉以后。宋太宗梦寐以求收复燕云十六州，引发宋辽之间多次大规模战争，结果是宋军惨败，辽王朝进一步南征虽然也惨遭失败，却巩固了对燕云十六州的统治。

因为宋辽冲突的前线主要在河北镇、定、河东北之地，所以在宋辽冲突中，府州折氏并没有表现的机会。唯有在太平兴国七年(982)时，府州知州折御卿曾将来犯之敌击败于新泽寨(地点不详)^[7](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P.521)。其时，辽军兵分三路南下攻宋，景宗亲攻满城，为宋将崔彦进所败；西路两军分别攻府州、雁门，雁门路辽军为守将潘美击败。

府州折氏与辽惟一一次的正面交锋，发生在宋真宗至道元年(995)。至道元年正月(995)，契丹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诱党项勒浪嵬族自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犯边^[7](卷70淳化六年正月戊申PP.807-808)。契丹西南面招讨司

设置于辽太祖亲征党项诸部之后，开治于丰州，是辽王朝设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军政机构，下辖丰州天德军、云内州开远军、宁边州镇西军、东胜州武兴军和金肃州河清军。其中，宁边州镇西军、东胜州武兴军和金肃州河清军与北宋府州永安军地土相连。何天明在《辽代政权机构史稿》一书中，详细列出了西南面招讨使的任职表，将此表与《宋夏关系史》一书所列的“辽朝与党项战争统计表”相对照，可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在36名招讨使中，有过带兵征讨西部党项部族的，只有耶律鲁不古与韩德威两人^[8](PP.252-253)；^[2](PP.62-63)。耶律鲁不古只有两次征讨记录，而韩德威从统和元年(989)至统和十九年(1001)内，竟然有7次征讨党项的记录。杨浣还没有将韩德威两次兵犯府州记录在内，算上这两次，韩德威在任职西南面招讨使的19年中，居然有9次出兵党项的记录，平均两年一次。这么频繁的征服活动，其实与韩德威家族在辽代的特殊地位有关——韩氏是辽代最有权势的汉人世家，其祖父、父亲与兄长为几代辽帝心腹重臣。

韩德威犯边，永安军节度使折御卿率众邀击，败之于子河汉(又名紫河镇，即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紫河入黄河口处)^[9](P.104)。为韩德威所诱胁的党项勒浪等族乘乱反击德威，遂杀其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等将领多名，获吐浑首领一人，德威仅以身免。此役也成为宋太宗朝津津乐道的一次战役，为此，宋太宗亲自召问使臣战役详情，并且要求府州画地图进奏。当年冬天，韩德威再次犯边，折御卿带病御敌，韩德威被吓走，而折御卿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病死沙场。关于这次战役，史书并没有过多的记载。

折惟昌主政府州时，因为经济问题，经常与府州北部、辽西南面招讨司辖境内的党项部族发生战斗。府州北部的唐龙镇，曾归附北宋之下的府州，但很快就投附了西夏。府州与唐龙镇之间的党项族，以产良马而闻名，尤其是产于子河汉者，为宋代良马之最^[10](P.7180)。所以，麟府地区与当地党项族之间的马匹交易非常盛行。据《宋故安丰王评事墓志》记载，志主王光甫就是一个赶牛贩马的牙子。他贩卖的是“贺兰之牛、紫河之马”。紫河马即出产于子河汉的马，当地部族首领曾向宋朝贡马。因为马匹贸易盛行，围绕马匹的争夺，就成了部族之间的一个冲突点。因此保证政府与部族之间的马匹贸易顺利进行，成为府州知州的一种责任。一旦有部族阻断市马道路，或者垄断马市，折

氏就会出兵征讨。宋真宗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折惟昌与宋思恭、刘文质率兵攻入契丹五合川,破兀泥族拔黄太尉寨,获牛羊万计。麟府兵为什么要征讨拔黄太尉?“拔黄本大族,居黄河北古丰州,前数犯边,阻市马之路”^[11](卷491《党项传》P.14146),这就是原因。经过这次军事打击,拔黄太尉在景德元年时(1004)内附时,犹有族帐三百,可见其确实为当地党项族中的大族。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承天太后等契丹贵族亲率大军南征。辽军在河北前线如定州、保州、顺安军、瀛洲等地遭到顽强阻击后,竟然绕过军事重镇,长驱南下,兵锋直指北宋都城开封。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鼓励下,出兵御敌,宋辽对阵于澶州城下。最后的结果,就是订立了众所周知的澶渊之盟。辽军主力从河北南下河南之际,为保侧翼安全,曾派出西路军由代北而下,包围了河东军事重镇岢岚军。岢岚军与府州隔黄河相望,河东路一面急调并代钤辖高继勋率军出援,另外急调麟府兵出击。折惟昌并没有直接去攻打围城的契丹军,而是出击契丹军的后方朔州,破大狼水寨^[7](卷58景德元年十月甲申P.1274)。这种军事战略,既是围魏救赵,亦是断敌归路。所以,府州出兵朔州,收到了预期效果,围攻岢岚军的契丹军不久即解围北撤。史书中一直把折御卿、折继闵、折克行当做名将,历史地看,折惟昌也不失名将风范。

“自‘澶渊之盟’订立直至宋徽宗朝再度北伐,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宋双方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6](P.154)这个论断也符合府州折氏与辽朝的关系,自此之后百年间,除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辽人越河、朝廷诏折克行父子接应防护,后来证明是一场虚惊之外,折氏与辽朝再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三、结论

五代、北宋时期,中原王朝政局跌宕,无暇经营边防,从而起用了一批蕃官蕃将来经营与辽、夏州暨西夏的边防地带。从族源和崛起的时机来看,府州折氏无疑属于蕃将的性质。折氏之所以能够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

密相连。折氏发家得益于后唐的鼎力支持,而他抗辽据守的军事行为虽然模糊不清,但却为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在契丹族的军事高压之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依托中原王朝,继续抗辽守边。入北宋后,折氏的地位继续被认可,并得以进一步巩固。折氏以世袭武知州的资历,继续与辽为敌,而从它与辽的多次军事冲突来看,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如天平兴国七年(982)辽军三路军南下,府州知州折御卿御敌于新泽寨;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南下,知州折惟昌出兵朔州破敌大狼水寨;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党项部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如至道元年(995),永安军节度使、府州知州折御卿两次阻击契丹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兵犯府州病死沙场,咸平二年(998),府州知州折惟昌兵入契丹五合川,攻破阻碍党项各部与宋朝市马道路的兀泥族拔黄太尉。但是从大体来看,因为折氏所处的地理自成一体而又敞处中原西北边关、辽朝的西南边境,所以他从来没有成为中原王朝与辽王朝军事冲突的主战场;而随着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走向和平,折氏与辽王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也没有再动干戈。

[参考文献]

- [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杨浣.辽夏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3]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6.
- [5]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6]漆侠.辽宋西夏金代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8]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 [9]许伟伟,杨浣.唐龙镇考[J].宁夏社会科学,2013,(1).
- [10]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于默颖)